



生存境遇的追问： 张洁论

A Probe into the Plight of Existence :
On Zhang Jie's Works

周志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存境遇的追问： 张洁论

A Probe into the Plight of Existence :
On Zhang Jie's Works

周志雄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境遇的追问:张洁论/周志雄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549-0

I. ①生… II. ①周… III. ①张洁—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838号

责任编辑 陈建宾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页2

版 次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49-0

定 价 4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文学与时代及其个人经验

——序周志雄《生存境遇的追问：张洁论》

陈 晓 明

周志雄的刻苦勤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2011年，周志雄申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后，在提交给我的材料中，看到他已经发表了九十多篇论文，出版两部专著，还有两部正待完成的书稿。这些成绩让周志雄在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此番读到周志雄的书稿《生存境遇的追问：张洁论》，看出周志雄读书写作下的功夫，还是很值得肯定的。

张洁是中国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家，她在当代中国人的情感自主表达方面开了先河。《爱，是不能忘记的》如一个时代对人的情感探究，对爱情主题开启禁区的宣言；而她后来的《无字》对爱情截然不同的表达，不只显示出一个老作家的深刻思考，而且也反映了文学对人性、对一个时代精神观照方式的深刻变化。诚如周志雄所指出的那样，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对张洁的研究相对要冷得多。这或许是因为张洁贴紧时代表达的主题已经时过境迁；或许是因为张洁始终在人性人情的基本问题上做持续的探索，只是深化而无爆破。当代文学研究界没有从张洁的作品中发掘出新鲜的话题，而依然要做常规平实的研究，要出奇出新就很困难。或者要把常规问题做得扎实，做得到位，却要下相当的功夫。这就考验出周志雄做学术的平实、耐心和韧性。

周志雄这部“张洁论”的价值，体现在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张洁创作的方方面面。迄今为止，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有几本张洁论的专著，但延伸至她21世纪初期的全部作品的还比较少见。我前几年的博士生饶翔的博士论文做张洁研究，他还一直在修改，目前尚未交出版。虽然关于张洁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但专著实在不多见。周志雄这部书稿，就可以算是很全面研究张洁的成果。显然，从张洁的生平创作道路的起步、转型到成熟，张洁代表作的详细分析，张洁作品的重要的主题、艺术风格，以及与时代的关系，

周志雄这部书稿都做了全面梳理。

周志雄对张洁的整体把握是很到位的,他的总体评价对张洁充满了感情:他写道:“她以爱和美的构筑走上文坛,她第一个以全景式眼光展现时代改革的艰难。她不断地抛弃过去,从温文尔雅到尖酸刻薄,从现实抒情到现代写意,从寻找生活的答案到呈现生活的悖论,她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地挑战着自我的艺术潜质,不断寻求着艺术的创新。”周志雄认为张洁把全部的生命情感投入写作,“能将十余年浸泡在一部作品中”,是一个有着世界文学视野,又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世界的作家。周志雄表示,对张洁的研究,就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微式的考察”。

周志雄这部书稿紧紧抓住张洁与时代互动关系来把握张洁创作的特征,这是很有见地的做法,也符合张洁创作的实际情况。张洁在“文革”后步入文坛,已经年届不惑之年,她一出手的作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就引起极大的反响,几乎唱响了新时期人道主义的序曲。“伤痕文学”在揭示“四人帮”的祸害时,张洁深入到更深层的人们的内心,去写出人们内心的渴求。这就具有开启时代未来面向的积极意义。周志雄同时也看到,在“伤痕文学”的群体中,在归来的“右派”对“文革”的反思性批判中,张洁有所不同,她与这个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她虽然不是“右派”,她没有“右派”们的身体的直接创伤,但她有心灵的压抑的感受。这使她更深刻地从人性的要求、人的价值尊严去思考对“大写的人”的书写。

确实,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几乎也是在回答时代给出的问题。经历过批判“文革”的阶段,中国面临实现四化的现实召唤,张洁也投身于改革文学的创作。她试图用她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优势来创作改革类的文学作品;在多方鼓励下,张洁创作了《沉重的翅膀》。这部小说无疑是时代的产物,依然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那种叙事模式,大题材,大问题以及社会性。它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明显的:人物性格打上了时代需要的印记,他们似乎都是被改革这个时代课题决定了性格的正面和反面、进步与落后、善与恶的对立等等。周志雄出于对张洁的偏爱,也试图给这部作品以更富有艺术性的解释,例如,这部作品内含丰富的女性对家庭生活伦理的表现。这当然也是可以自圆其说的,我们通常会揭示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底下,依然有一定的文学性含量,从《三里湾》、《创业史》、《三家巷》,甚至《艳阳天》这些作品都可以看出。但对于80年代的作品,我们对此却会从另外角度来论证同一问题。80年代的文学被看成是启蒙主义意识浓郁的文学,总体上这也没有错,但其文学思维方式、文学的表现方法却与五六十年代的小说有一脉相承之处,那就是在前进与

落后、正面与反面、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结构中来展开叙事。即使像张洁这样的女性作家,这样试图给予个人化的经验介入小说叙事的作家也依然难逃这个时代的印记。

周志雄注意到,张洁从《方舟》、《七巧板》、《祖母绿》开始,更自觉地要以个体经验介入时代的问题,要以个体经验作为小说叙事的依据。周志雄在把握张洁的创作与时代关系及其变化时,颇为敏锐。书稿中写道:“在此我们又不得不做这样一些猜想:张洁就是这样一个离婚的知识女性,她的写作无疑具有某种现实体验的成分。《方舟》发出的声音是:‘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实际上,张洁转向个人经验写作,也是与时代总体性的意识形态不再起支配作用有关的。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一方面意识形态冲突内在化,也就是冲突更加深刻并向内转,其结果必然导致原有的总体性解体。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必须自己去寻求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资源,不再是只把批判性思维对准“四人帮”或“文革”就能解决问题,而是在人道主义、人性论以及启蒙的精神方面有更深刻的拓展。主体性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更多的思想资源涌进中国,势必造成思想多元分化的格局。在这一时代转型过程中,周志雄看到张洁个人经验介入文学叙事的路径,他解释了张洁后期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征,也探讨了她的局限性。但有一个问题似乎还可以提出再加探究。

像张洁这样的作家,后期也转向个人经验的写作,她晚年的《无字》无疑是一部相当出色的作品,再度获茅盾文学奖;但客观地说,似乎还没有抵达更高水平。我们说的更高的水平,也就是在思想内涵的深刻、思想资源的丰厚、艺术表现手法的张力等方面,显出更大的气象和更具有冲击性的力道。当然,要求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作家始终具有旺盛的创造性,具有超一流的艺术爆发力,也确实不现实。但我们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来探究还是合理的。张洁后来的小说,不只是《无字》,略早些时候和同时期的作品,如《红蘑菇》、《知在》、《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四个烟筒》等作品——周志雄分析说,这些作品并不期待“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着力描述一种破败、苍凉的现实,两性之间相互的仇恨、隔膜更突出了,作品多了冷硬、刻骨的苍凉之感”。周志雄的分析抓住了张洁后期创作的特征,但是,如何评价这种特征,分析她在当代小说创作中的作用,则还有待深入讨论。

确实,张洁后期的作品,对两性的冷漠和敌意表现得相当充分,甚至过于充分了,因为她乐意以这种二元对抗的敌意来建构男女关系,并且也成为她的小说隐含的基本叙事模式。这还是有些问题的,问题在于,张洁回到个人经验或直接体验之后,她并不想超越这种体验,不想在更为广阔和复杂的

关系中来思考男女关系。个人的直接经验对于她来说,太沉重了,她回到了她的精神深处,但也是她个人自己的苦痛之乡,有点深陷于此,这无疑妨碍了她在更多样的结构中来思考男女关系,思考人的关系以及人作为社会存在的那种复杂性。

事实上,不只是张洁,张洁的同代作家,在80年代后期,他们突然从时代的中心撤退下来,几乎是重新书写个人的记忆。王蒙、从维熙、鲁彦周、张洁、张贤亮、蒋子龙……他们在晚年时期都有相当棒的作品问世。王蒙的创造力几乎是超常地旺盛,“季节系列”之后,还有《青狐》等作品,令人惊叹;鲁彦周有《梨花似雪》……这些作品竟然都能才气纵横,挥洒自如。但是,这些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紧紧依附着自己的个人记忆,入于内也囿于内,纵横捭阖也没有更有力地跳出个人记忆/经验的圈子。

这当然是一种苛求。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方式,有一代作家的使命,也有一代作家的限定。相比之下,50代的作家可以在文学向内转之后,转向个人的经验的同时,也能与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对话,50代作家群体确实要比30、40代作家群体来得更为有力,如莫言、贾平凹、张炜、刘震云、阎连科、王安忆、铁凝、韩少功、阿来、李锐,等等,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后浪推前浪。正是30、40代作家哺育了后来者,挡住了后来者的去向,50代才在个人与历史的对话中要另辟蹊径,去开掘更深远的思想和美学的场域。很显然,60代、70代的中国作家也在寻求更有内向力的突破,他们回到个人经验的写作中,开掘出个体经验与某种想象力和思想性混合的内涵元素,那样的汉语文学品质,可能具有更为强的伸展力。对于中国文学这方面的特质的论述,相信是周志雄这代学者的任务,当然这是一项艰苦长久的工作。周志雄谦虚好学,到北大中文系做博士后,一再表示要寻求自己学术方法的突破路径,他也勤于思考,相信他会做出新的成果,并且在阐释中国作家作品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

2012年10月23日

目 录

文学与时代及其个人经验

——序周志雄《生存境遇的追问：张洁论》…………… 陈晓明 1

导论 张洁创作的基本轨迹与文学史意义…………… 1

第一章 不惑之年走上文坛…………… 11

第二章 一篇颇受争议的小说…………… 23

第三章 改革文学的力作…………… 32

第四章 女性的生存境遇…………… 43

第五章 撕碎后拼接…………… 66

第六章 一部无字之书…………… 87

第七章 追问存在的真相…………… 107

第八章 “重复”的作品…………… 114

第九章 穿越成长的困惑…………… 120

第十章 小说叙事的艺术…………… 127

第十一章 小说的音乐意蕴…………… 140

第十二章 作品的悲剧情蕴…………… 148

第十三章 心理空间的开掘…………… 160

第十四章 创作的心理学阐释…………… 172

第十五章 创作的世界性视野…………… 191

第十六章 创作的晚期风格…………… 205

第十七章 行云流水的散文…………… 214

结语 张洁作品的阅读、研究与艺术反思…………… 230

参考文献 242
后记 258

导论 张洁创作的基本轨迹与文学史意义

从在国内获奖及作品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上来说,张洁也许称得上是中国当代最成功的作家,但对张洁的创作展开深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与王蒙、贾平凹、王安忆等众多当代作家有着多本个人传记或研究专著相比,张洁研究显得很“冷”。

1978年张洁发表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引起文坛关注。自此,张洁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当代作家。在2002年1月出版的《无字》的扉页上是这样介绍张洁的:“著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祖母绿》(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是我国第一个荣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曾获1989年度意大利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1992年被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作品已被译为英、法、德、俄、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荷兰、意大利等多种文字出版。”此后,《无字》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2年《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奖、2002年中国女性小说奖和2002年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张洁成为我国唯一获得两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张洁的获奖与其作品的内涵是相称的吗?

张洁的获奖决不是偶然的,张洁的作品应和着时代的脉搏而生,它延续了五四文学的现代精神,从寻找个人的尊严和梦想起步,以文学的方式建立了一个美与爱的世界,以纯洁的女性情怀讴歌着人间的大爱与真情,以批判的立场鞭挞着人间的丑恶和不平,以对女性命运的关怀书写着一代知识女性在一个“旧的新时代”所受到的种种挤压和伤痛。她唱响了对爱最深沉的时代呼唤,又亲手剥开了爱的虚幻与无奈;她固执地将自己和自己的家族全部写进文学,又以理性和冷静俯瞰着人间的苍生世态。她是现实主义的,又是现代主义的;是女性主义的,也是存在主义的。她刻薄,她尖刻,她敏感,她总是触犯着人们敏感的神神经。她有着女性的温婉细腻,又有着男性的洒脱与豪迈;她表现破碎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庭琐事,也描写惊心动魄的大

场面。她以爱和美的构筑走上文坛,她第一个以全景式眼光展现时代改革的艰难。她不断地抛弃过去,从温文尔雅到尖酸刻薄,从现实抒情到现代写意,从寻找生活的答案到呈现生活的悖论,她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地挑战着自我的艺术潜质,不断寻求着艺术的创新。这是一个以全部的生命情感投入写作的作家,这是一个能将十余年浸泡在一部作品中的作家,这是一个有着世界文学视野的作家,这是一个大器晚成而又生命常青的作家,这是一个历经磨难而又生逢其时的作家,这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这是一个创造了丰富的文学世界的作家,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这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作家。时代在转型,张洁的写作也在转型,她的写作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发展演变的生动例证。对张洁作品的分析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是对整个新时期文学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微式的考察。

按照张洁的创作轨迹,大体可以将她的创作分成四个时期。

一、发轫期。主要指张洁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期的创作,代表作是 1980 年出版的小说、散文合集《爱,是不能忘记的》,包括《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第六棵白杨树》、《雨中》、《“冰糖葫芦——”》、《未了录》、《爱,是不能忘记的》、《漫长的路》、《寻求》、《谁生活得更美好》、《非党群众》、《我们还年轻》、《柳哨》、《白玉兰》、《依伯》、《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等作品。这个时期张洁作品的主题是理想、人道、人性、关怀,风格清新,以现实主义为主,追求思想的明净。

童年、理想、爱是张洁创作的起点。《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是张洁的第一篇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孙长宁考音乐学院的故事再现了一个青年人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在张洁的笔下,森林是美丽的,梁启明和孙长宁是理想的追求者,小说的笔调也是优美的,像是一个抒情的童话。从森林里走出来的孩子终于走出了成功的人生第一步,这个故事似乎也隐喻了张洁在文学上的成功。在散文《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中,张洁回忆了《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写作的艰辛,第一次投稿碰壁,几经周折才得以发表,这与孙长宁走出森林所遇到的困难何其相似。《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第一部引起广泛争议的小说,因其塑造了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散文《挖荠菜》、《拣麦穗》是张洁回忆童年的代表作品,以真挚的童心、忧伤的语调讲述了童年的梦想。这两篇作品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家喻户晓的散文名篇。其他如《梦》、《盯梢》等作品也展开了对欢乐童年生活的回忆。

张洁这个时期的作品还不够成熟,有很明显的“习作”意味,在《谁生活得更美好》、《非党群众》、《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冰糖葫芦——”》、

《第六棵白杨树》、《穿黄背心的小女孩》、《游罢黄山归》、《白玉兰》、《寻求》、《含羞草》等作品中,作者刻画了很多向善、向美的人物,表现青年人对未来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这些作品有很明显的时代主旋律意味,内容上也比较单纯。

二、自觉期。这个时期大致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前期。从根本上说,张洁是个女作家,且是一个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张洁的女性意识在她发轫期的创作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但一个作家总会将自己的个人才情和个人经历完美地结合起来。张洁的小说创作欣逢 80 年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回归,张洁以女性特有的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开始创作了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作品。这里所说的女性意识既指张洁采用女性的视角去写作,也指体现在作品中的对女性自身苦难的深刻认知。作为在新中国成长的一代知识女性,张洁深受五四以来爱情自由、两性平等思想的影响。在新中国,两性之间的平等问题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同工同酬、妇女能顶半边天等思想成为社会常识,然而中国数千年的男性文化霸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清算。对这一点,张洁是感同身受的,张洁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源自对自身情感经历的思考,对于女作家为什么要写作,诚如伍尔芙所说的:“导致她们写小说的动机之一,就是渴望揭露她们自己遭受的苦难,为她们自己的事业辩护。既然现在这种愿望不再是那么迫切了,妇女们就开始探索研究她们自己的性别,用一种过去从未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女性……”^①张洁的小说也可以作如是观。

这个时期,张洁的小说中表现出明确而偏激的女性立场,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很特别的,这与张洁个人的气质和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张洁的父母在张洁很小的时候离异,她从母姓而不是从父姓,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很少有的。她自幼缺乏父爱,与母亲相依为命,年轻时又经历了一桩不幸的婚姻。张洁与母亲两代女性所经历的婚姻上的不幸,加上她的敏感、独立,使张洁成为新时期文坛上最关注女性情感命运的作家之一。这个时期张洁创作了系列表现女性婚姻情感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方舟》、《七巧板》、《祖母绿》等作品。

读者们早就发现张洁的小说中夫妻关系比较和谐的大多是“老夫少妻”,女性钟爱比自己大的男性。《拣麦穗》中的小女孩要嫁给一个卖灶糖的老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爱着一个老干部;《波希米亚花瓶》中

^①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6 页。伍尔夫,通译伍尔芙,本著下同,不再一一说明。

的男子简比女子梧桐大廿二岁；《七巧板》中五十多岁的卫生局长袁家骝娶了大学毕业不久的女子尹眉；《沉重的翅膀》中的恩爱夫妻陈咏明比妻子郁丽文大十四岁。有研究者指出，“这种不科学的婚姻结构在一个作家的许多作品中反复出现，正暴露了她潜意识的某个症结。”^①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张洁从小是有父爱缺失的，她这样谈论自己的父亲：“我又为父亲感到惋惜，虽然我并不爱他。我对他的感情，还不及我对叔叔的深……”^②张洁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中，父爱的缺失更激发了她的“埃勒克特拉情结”（Electre complex，恋父情节），从而在作品中反复出现“老夫少妻”的人物关系。对自己父亲的怨恨和对母亲的依恋是张洁小说的一对基本情感出发点，张洁作品中对男性永无和解的对立以及对女性的理解同情似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如有研究者将张洁与母亲的关系概括为“共生固恋”，这种关系“已成为与她的人生和写作胶合在一起的无论如何也扯不开、剪不断、抛不掉的情结，成为驱动她创作成长的根系”。^③

像所有的女作家一样，张洁的写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矿山，那就是对女性自身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类两性情感之谜的探求，强烈的个人情感体验让张洁执著于此痴心不改。《方舟》、《七巧板》、《祖母绿》等重要的作品都是关于女性命运的，这些作品为张洁赢得了声誉，赢得了尊敬。就是写改革大潮的《沉重的翅膀》也是以家庭生活的侧面来展开的，对这部小说，张洁说：“说到底，我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十五年前写《沉重的翅膀》不过是爱屋及乌，奋力而为，并非我对体制改革、经济腾飞、国家大事、一个理想完善的政治构架有多少研究……”^④在改革的主线之外，《沉重的翅膀》表现了不同类型的两性感情关系：代表新生活爱情理想的莫征和郑圆圆，堪称模范夫妻的陈咏明和郁丽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刘玉英和吴国栋，“人前模范夫妻”的郑子云和夏竹筠。

三、转型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指80年代中后期。在《只有一个太阳》、《日子》、《上火》、《谋杀》、《他有什么病》、《脚的骚动》等作品中，张洁丢弃了早期清新的现实主义风格，心理的、跳跃的、拼接的故事叙述越来越多了，那种理想的、美好的、人性的、和谐的、指向未来的生活调子在她的小说中看不见了。我们读到的是张洁的愤懑、偏执，对男性刻毒的诅咒，对现实的嘲

① 许文郁：《张洁的小说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② 张洁：《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见《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此生难再》，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 王绯：《张洁对母亲的共生固恋——一种文学之恶的探源》，《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

④ 张洁：《可怜天下女人心》，见《无字我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讽、鞭挞,好像一个满怀生活理想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挑剔生活的老妇,对什么都看不顺眼。

对张洁的转型,王蒙有一个概括:“似乎相当一批作家都是从清新美好起步的呢。个中的原因之一应该说是苏联文学的影响。我至今不能忘怀初读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时候的激动。现在的张洁似乎已经羞于谈那段时间的作品了。现在的张洁更带有向恶德与偏见挑战的存心,不管不顾地撕掉假面,入木三分地讽刺揭露,与莫言差不多,而且是更毒辣(无贬意)的对于庸俗愚昧的调侃挖苦,刺得你跳起来才快意。辣手写出了她对于人特别是对于一些男人的失望、愤激,乃至某种偏执的怒火。她掩饰不住她的一种上了男人的当、上了正人君子的当、也上了自身的‘古典’式‘生的门脱’(sentimental)的‘小资产’温情主义当的心情。她急于揭露使她上了当的这一切,恶心它们和剥光它们。所有这些不无发泄报复意味的恶言恶语后面,细心一点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张洁式的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张洁式的、‘森林的孩子’式的乌托邦,不能忘记却又无法不忘记(张洁甚至有意躲避她最初的一批作品的美梦式的憧憬)的(除了婚外恋一点,其实仍是生离死别地老天荒的古典式的)爱情乌托邦。”^①

张洁的转变是时代文学潮流发展的组成部分,80年代现代主义思潮在诗歌、戏剧、小说等创作领域冲击当代文学创作之时,张洁凭借自身的生活体验,一下子将那种童话式的故事撕裂了,好像一个终于可以说真话的孩子,不再学说那些“流行的假话”了。新写实小说的兴起,直接来自于社会现实对理想的解构。池莉的小说《不谈爱情》、《绿水长流》否定的是小说中的、唱本中的、诗中的、传说中的神话爱情故事,现实爱情多的是生理欲望和功利考虑。张洁式的对于理想话语的解构是从女性自身的体验出发的,这种体验形成了张洁作品中鲜明的女性立场:“女人比男人更具有叛逆性。”“比之男人,女人更富有牺牲精神,更勇于献身。”“中国妇女虽然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然而歧视妇女的思想依然存在。”^②有研究者将张洁的这种变化称为“文学更年期”^③,应该说张洁的这种变化既是时代发展变化使然,也是她个人情感体验的真切写照。那些美好的老

① 王蒙:《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代跋)》,见张洁《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81页。

② 张洁:《纵然惜别终须别——第二次中美作家会议追记》,见《无字我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③ 王绯:《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召唤之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夫少妻只存在于张洁的早期作品中,张洁的母亲去世之后,现实中的张洁对爱情也失望到了极点:“他曾如此爱你,当你什么也不缺、什么也不需要的时候,指天画地、海誓山盟、柔情蜜意、难解难分,要星星不给你摘月亮。可当你病到无法再为他制造欢爱的时候,不要说摘星星和摘月亮,即便设法为你换换口味也不能。你当然舍不得让他为你洗手羹汤,可他爱了你半天总该记得一个你特别爱吃、价钱又不贵的小菜,在满大街的饭馆里叫一个也不会像登陆月球那样繁复。可是你的企盼落了空。不要说一个小菜,就是为你烧一壶开水也如‘芝麻开门’。你退求其次再其次,什么都不说了,打个电话也行。电话就在他的手边……就连这个举手之劳也成空,当初每天一个乃至几个,一打就是一个小时不止的电话可不就是春梦一场。”^①这些文字中,哪里有什么爱情,只有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怨恨和牢骚。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张洁的创作起点是童年、爱、理想,而恨是爱的孪生兄弟,爱得越深,恨也会越深;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这个时期张洁的作品在风格、形式上也和早期的作品相去甚远,早期小说中那种优美抒情没有了,明朗清新也没有了,代替的是结构的散乱、无序,细节的感觉化、变形、夸张,人物性格模糊、行为极端,故事因果断裂、跳跃动荡,作品弥漫着丑恶感、无奈感、荒诞感、迷茫感,也饱含着作家的愤世嫉俗和阴冷刻薄情绪。这个时期的作品与文坛上先锋文学实验有着合拍的一致性,这也可以看作是张洁在创作上寻求的一些突破和创新。对于这个时期的写作,张洁在接受荒林的采访时说:“后来看到后现代小说理论,觉得自己早就那么写了!当时觉得只有那么写才能表达我的感受。”^②90年代以后先锋小说家们并没有沿着80年代的实验路线走下去,而是让小说回到了生活故事和情节线索之中,他们的形式探索为中国小说在技术上补了一课。正是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不断地挑战自己,大胆实验,张洁这个时期的作品在小说的内容上和形式上的探索为她写作《无字》积累了艺术经验。

四、成熟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创作。在90年代,张洁曾一度淡出文坛,其母亲的去世给她很大的打击,除了发表《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长篇纪实散文)之外,基本上没有发表什么长篇作品,作者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无字》的创作之中。这个时期的作品以《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长篇纪实散文)、《无字我心》(散文集)、《无字》(长篇小

① 张洁:《这时候你才算长大》,见《茅盾文学奖获奖女作家散文精品·此生难再》,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② 荒林:《存在与性别,写作与超越——张洁访谈录》,《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说)、《知在》(长篇小说)、《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散文集)、《灵魂是用来流浪的》(长篇小说)等为代表。

张洁的成熟首先是思想上的成熟。这时的张洁已进入“知天命”之年,其作品中固有的偏激已淡化了许多。张洁这时的作品已经呈现出“复调”小说的意味。不是简单的否定,也不是简单的肯定,真正地超越了二元对立,而表现出多声部的合唱意味。此时的张洁面对人生人世,有对自身的深深自审,也有欲说无语的迷茫,还有看破世道的淡然与潇洒。看看张洁的散文文字,我们会对此一目了然。

这是历经人生苦难后的超脱:

已经有不短的时间,再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也没有最大的痛苦,或最大的幸福,一切不是我从娘胎里带来,而是在落地之后才生长出来的东西都渐渐的远离。不再烦恼我,不再忧伤我,不再在乎我,不再计较我,不再激动我……”

——《无字我心》

这是面对婚姻的迷茫与困惑:

我在婚嫁方面,从没有听过我妈的话,这当然是她这辈子最伤心劳神的事。

可是我就是听了我妈的话选择其中的一个,我就能幸福吗?

婚姻可能是人生最难,或许根本就是无法破译的谜。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这是接受残缺的无奈:

也曾喜爱和阅读过很多的作家,但是契诃夫,那是一种缓慢的、对生命有去无回的穿透,而不仅仅是阅读。他那具有纯美而又并不纯美特质的小说,或许根本就是对万般缺陷的无奈。

——《“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

我们曾经的梦想,已经无可追寻,而人生不过如此。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

这是对绝望的承担:

与其说那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次对话,记得他谈到有关爱情婚姻问题,我的回答非常愚蠢,他慢慢悠悠说出自己的观点,最后绝非赞美地说:“……看来,你还相当乐观。”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枚针头,刺